

# 昔日集团总裁 如今拾荒度日



当年的刘宗朝



如今的刘宗朝,家里乱七八糟

7月15日,已清算破产的重庆国光集团部分职工自发倡议,为刑释的原总裁刘宗朝募捐治病、解决生活困难。倡议经天涯论坛转载,几天就募得两万余元。

刘宗朝何许人?时光倒退20年,他在重庆几乎家喻户晓,他所领导的原重庆中药总厂,短短几年从一个手工作坊壮大成巨型产业集团。

如今,刘宗朝居住在九龙坡区铁路新村一间破败的黑屋里,无依无靠、疯疯癫癫,日子异常窘迫。

## 一个疯汉

上月初,记者叩开九龙坡区铁路新村某楼6—1室时,屋内一老人穿条短裤,衬衣敞开,正在一人高的烂纸堆中专注翻找。“找到了,找到了!”10多分钟后,老人激动起来,将一份泛黄报纸递过来。

这张15年前出版的报纸头版头条就是《刘宗朝,好大的胆子》,老人就是报道中的主人公刘宗朝。刘宗朝居住的两间屋子堆满各类报纸杂志,地板脏得无法辨出颜色,墙角是密密麻麻的烟头,估计有上万只。一张小茶几上放着几碗已看不出原料的食物,馊臭味刺激得记者几次差点呕吐。屋里没任何家具,门上张贴的电费通知单显示,主人6月份仅用了4度电。

14年前,刘宗朝还是赫赫有名的国光集团总裁、全市十大优秀企业家之一。邻居反映,如今刘宗朝每天到街上垃圾堆翻捡食物和烟头。他请记者吸烟,展示其搜集的1000多盒满满的烟屁股。他说:“这些是外国名烟哦,外头你很难吃得到。”

记者采访,刘宗朝异常兴奋,除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领导几万人的集团公司的经历外,他还大力推荐家里一具棺材模样的大木盒子,称是他最新研究成果,名叫“冠归舍”,请记者也躺进去试试——不论你患了什么病,躺一躺就能治好,而且能抗衰老,躺过后至少活200岁。

铁路新村唐家湾社区干部介绍,刘宗朝2001年左右搬

来,看见熟人都要讲他的光荣史,邻居们认为他疯了。如今,刘宗朝靠低保金生活,整日捡垃圾或在屋里整理发霉的报纸。

募捐活动筹备小组召集人李雯介绍,医生诊断刘宗朝大脑萎缩,大家感同身受,希望通过捐助治疗,使他重新过正常人生活。如今,募捐小组已帮刘宗朝申办了一年的医保,送他到铁路医院精神科治疗。

当年与刘宗朝兴衰与共的老搭档、原国光集团党委书记杨宗耻心里也一直备受煎熬,“厂里有同事骂,说我帮着刘宗朝把一个好端端的厂搞垮了。”杨宗耻一直希望能把自己了解的情况说出来,既是解脱,也给现在的企业一些经验教训。

## 一段辉煌

刘宗朝1951年出生,1969年下农村当知青,回城后到中药材公司滩子口仓库工作。1980年,刘宗朝调到重庆中药厂当厂长兼党支部书记。1988年后创立国光集团,担任总裁。

原国光集团党委书记杨宗耻说,国光制药厂1958年成立,属中药材公司下属商办厂。刘宗朝入主时仅近百人。刘思维敏捷,想法超前,大胆改革。比如,成立研究室研发新品种;奖励成绩突出的销售人员,奖品最重的是一套房子。

记者从沙坪坝区工商局查到,到1986年,重庆中药厂拥有290万元固定资产,一年后固定资产达到609万元,年产值达2013万元,各项经济指标名列四川省第二名。

不光积极倡导改革,厂里一些职工生活问题,刘宗朝妥善处理。比如,新来大学生生活不习惯,他安排厂领导班子成员结对领学生去自家玩;他在全国首创“六五”工作制,即每周员工休息两天,每天工作6

小时;职工实行寒暑假制度,组织公费旅游等。

关于国光集团的报道,当时几乎天天有。在解放碑一栋建筑上,一块国光的大广告牌耸立:到美国去办厂。国光集团成立后,还在磁器口办了三届大型龙舟赛,每次观众10万人以上;在大礼堂举行“国光之春”大型演出;重奖湖南高考状元1万元,在广安一中设立10万元奖学金,刘宗朝出任该校名誉校长。

当时国光集团包括38个成员企业,跨一、二、三产业17个行业。旗下的重庆中药总厂产品有200多个品种,年利润数千万元,每天等待买药的卡车排着队,最紧俏的天王麝香止痛膏和大活络丹,购买一箱搭售100箱其他药品,依然供不应求。

杨宗耻说,国光集团最兴旺时期,是1984年到1994年。1992年,国光集团被评为重庆市十大优秀企业,刘宗朝成为重庆十大优秀企业家之一。当时,集团斥资亿元在江北征地,准备建成全国最大的中药生产基地。当时想进厂工作的人排着队托关系说情,其中不乏大学教师、银行职员和公务员等。

## 一意孤行

兴旺繁荣同时,国光集团内部一些职工已看出不良发展势头。最先引起职工警觉的是刘宗朝主导办起的12家分厂。

杨宗耻说,这12家分厂只挂名,发展好坏与总厂无关。分厂见哪个产品好卖就伸手要,总厂技术和资金都无偿支持。别人只要一吹嘘或有个别领导建议,刘宗朝往往就不假思索盲目投资,无视分厂没给集团带来实质利益的事实。

记者在四川广安一中出的一本小册子上,找到一篇刘宗

朝发表的演讲,题目是《我想做民营集团总裁》。演讲称,国营企业运行机制弊端重重,刘宗朝决定在海内外征集百万合作伙伴,将国光集团买下来,由他来做总裁,让国光成为一个世界性财团。

国光集团职工介绍,当时社会上有人卖刘宗朝个人肖像照,每张8元,售卖者提成4元。照片叫“国光之友”,是刘宗朝出具给合作伙伴的集资凭证。据当时国光集团一位负责人介绍,照片印制了40万张,基本都卖出去了。

1991年,刘宗朝独自去了趟美国,回来后声称在美国设立了3个分公司,并在华尔街购置了两幢大楼,开创了“中国中心”和“中国海外科学院”。随后,他除了在解放碑广场打出大幅广告外,还到某电视台演讲,称“到美国去,做一个潇洒的中国老板”。但厂里无人知道美国公司情况。

杨宗耻说,只有一来了一外国人,与刘宗朝一起谈了半天。出来后刘宗朝称与老外谈合作,并说老外没了回国路费,要求厂里支付。厂里财务人员去付钱时,发现该老外住在烈士墓附近一个简陋旅馆里,不像投资者,最终没给钱。

曾担任刘宗朝秘书的张某介绍,刘宗朝后期非常迷信,算命先生曾说他办公室朝向不对,他立即大兴土木纠正。杨宗耻说,实在没法挡住刘宗朝的疯狂,他还拍过几次桌子对峙,刘宗朝干脆率销售等一帮人去朝天门租楼办公,厂里再难看到他人影。

1994年前后,国光集团资金链断裂。刘宗朝先是要求内部集资,接着又向社会上集资。“当时国光名声很响,而且风传要上市,集资年利息高达20%,抱着现金来要求集资者人山人海。”杨宗耻回忆,一年后,

国光集团亏损消息披露,参与集资的市民上访,刘宗朝消失。1996年3月,他被警方从北京带回。随后,刘宗朝因渎职罪,被法院判处4年徒刑,国光集团重庆中药总厂随后清算破产。

## 一枚苦果

“刘宗朝虽被判刑,但并非贪污受贿,而是太好出风头导致。”采访中,原国光集团绝大部分员工都这样认为。此次捐款,大多踊跃。刘宗朝父母双亡,没有子女,判刑前已被开除党籍、厂籍,妻子及弟弟等亲人去世,如今孤单一人,疯疯癫癫。

同样,国光的破产和刘宗朝的遭遇,也成了压在杨宗耻心上的石头。药品生产经营人称“万岁行业”,为什么会守着一只金饭碗讨饭呢?杨宗耻认为,国光失败对今天的企业,特别是国企依然有很强警示性。他认为,盲目发展造成失控是企业失败最根本的原因。杨宗耻说,当时国光不但设立12家分厂,还在全国各城市设立经营部,都伸手向集团要钱,无条件无偿支持,拖垮中药总厂。

其次,当时厂长负责制纵容了刘宗朝。杨宗耻说,当时集团给人感觉形势喜人,虽然发展已出现脱轨迹象,依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有效监督和约束,而党委班子和职工意见,刘宗朝根本听不进,拍脑壳决策,岂能不败?

最后,盲目发展扩张掏空企业,国光被迫非法集资,最终资不抵债,堕入深渊。

虽然与刘宗朝闹翻,杨宗耻依然认为刘宗朝是一个有想法有胆识能干事的人,遗憾的是他太喜欢出风头了,走火入魔,将企业拖进深渊。中药总厂不少职工也认为,企业通过改革发展起来后,如果领导班子能加强制度建设,厂子就不会走到破产地步。据《重庆晚报》

# 老师伙同他人绑架男孩索金20万

因为缺钱,一名广西宾阳县在编的小学语文老师跟一名“粉仔”临时结伙,来南宁物色绑架目标,在外玩耍的11岁男孩小宋不幸被他们相中。语文老师用10元就把小宋骗走,两天后,宋家接到绑匪短信,索要赎金20万。

8月2日,据南宁市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办案民警透露,目前此案的主要嫌疑人——语文老师黄干强已经被抓获,被抓时,他还在低头发信息索要赎金。尽管结局是人质成功解救,但嫌疑人用原始的手法就能够把一名11岁的男孩骗走,这个教训值得所有家庭吸取。

## 10元就将小男孩骗走

11岁的小宋是博白人,今年读小学,家住兴宁区虎邱村。7月20日这一天,小宋跟邻居家的小伙伴在家附近玩耍时,走过来两名男子。其中一名男子叫小宋两人进虎邱村帮找一个人,“找到了就给你们一块钱买糖吃”。两个孩子高兴地进村找了一圈,但是没找到。男

子又叫他们继续找,但小伙伴们说回家吃饭,只剩下小宋。男子摸出一张钞票说:“再给你十元钱,带我们去找。”小宋很高兴,跟着两名男子走了。

当天,小宋父母收工回家,看不见小宋。他们在外面找了一遍,听邻居说最后看见小宋跟着两名陌生男子在一起,宋家人马上报了警。

一开始,警方立了失踪案,不料,两天后案件突然升级。宋父在7月22日当天接到一条陌生短信,大意为:我们本来想把你小孩拿去卖,现在你给20万,就把小孩还给你。失踪案顿时变为绑架案,警方不敢大意,南宁市局刑侦支队与兴宁公安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。

但在接下来5天里,调查一直未有进展,专案组所得到的信息有限,价值不高。直至7月27日,专案组获得了重要线索。

## 发现老师有嫌疑

警方在调查中发现一个人有重大嫌疑。此人名叫黄干强,30岁,系宾阳县邹圩镇的一名在编语文老师。调查显示,黄干强好赌,欠下累累赌债。7月24日上午,有人见了他最后一面,之后行踪全无。专案组分析,黄干强很有可能与他人一起进行了绑架。

从7月28日开始,警方就对黄干强家中进行监控,希望能够发现与绑架案有关的信息。但黄干强一直没有出现。在7月29日早上,警方得知有一个人看见黄干强在来宾市出现,

马上赶赴当地,与来宾市公安局民警一起对车站、码头、小旅社进行调查,但黄干强还是没有出现。由于家人生怕绑匪被激怒,已经汇了2000元到绑匪指定的账户,不久,警方发现这笔赎金已经于28日在宾阳被人领走1900元。

伏击持续到7月30日凌晨3点,专案组终于又追到黄干强的行踪。由于黄干强欠下累累赌债,很多债主一直向他追债。黄干强对一名债主说,他现在人在桂林,正在想办法筹钱,希望能给点时间缓一缓。

就在警方抓紧追捕绑匪时,家属跟绑匪的较量也没有停止过。双方以发短信的方式,进行赎金的谈判。

一开始,绑匪不断发来短信,表明自己绑架小宋只是为了钱。通过双方几次谈判,绑匪一度把赎金降到45万元,而宋家人为了安抚绑匪,先后两次各汇出2000元。但绑匪尝到甜头,又把赎金升回20万。

但到了谈判的后期,绑匪发来的信息越加带有威胁。宋家人一边跟绑匪周旋,一边寄希望于警方尽快把绑匪抓获,解救孩子。而这时,专案组已经追到了桂林,希望能够一举将嫌疑人抓获。

被抓获时在发短信索赎金

民警风尘仆仆地赶到桂林,已经是7月30日早上,很多人在车上打了个盹,马上跟桂林警方投入到伏击工作中。

专案组监控的重点依然是汽车、火车站的进出站口以及

站前广场的各种小旅社,警方分析,黄干强很有可能就在这些地点活动。临近下午,警方又调整策略,派出警力把路边行人、在小店里吃东西的人“筛一遍”,尤其要特别注意那些低头发信息的人。因为宋家人当时反馈,绑匪一直在跟他们短信联系。

有一组民警走到汽车站旁边的一条小路时,发现一名头戴棒球帽、戴墨镜的男子正低头发信息。民警上前盘问,此人拿不出身份证件,民警问他叫什么名字,他又前言不搭后语,竟相继说出几个名字来。最后,这个人终于承认,自己叫黄干强。

民警一听,马上把他摁倒在地。在带回当地派出所的路上,专案组对黄干强进行突审,问他孩子在哪里。黄干强说:“你们抓我的时候,孩子跟‘阿二’(另一同伙)就在十几米远的地方。”

警车火速开回原地,民警经过寻找,发现路边有一名男孩在跑,追上去一看,正是被绑架的小宋。“还有一位叔叔在哪里?”民警没有发现阿二的身影。小宋回答:“他把我带到一家药店,叫我不要乱跑,他自己跑了。”

7月31日,小宋父母赶到桂林,跟小宋重逢,一家人抱头痛哭。

## 语文老师为钱铤而走险

黄干强承认,之所以会进行绑架,都是为了钱。

黄干强 2001 年大专毕

业,当上小学语文老师,但日后不幸迷上赌博。长期的赌博让他背上赌债,债主天天追债,再加上老婆很快就要生产,急需用钱,因此,黄干强对钱的需求很强烈。

几个月前,黄干强在宾阳县一家游戏机室里赌博,偶然认识一名叫阿二的“粉仔”。因为两个人都缺钱,所以决定一起去弄点钱来花。一番商量下来,黄干强提议南宁有钱人多,不如去绑一个小孩来要赎金,得到阿二的赞同。

7月20日,两人来到南宁,在各城区乱转。他们并没有特意的目标,只是想选择一些看上去比较有钱的小孩进行作案。两人来到虎邱村,正好看见小宋和小陈在玩耍。当时黄干强和阿二已经转了好几个钟头,疲惫不已,于是临时决定就绑这两个。

黄干强教的是小学语文,跟小孩子比较能套近乎,他上前随便编了个人名,叫两个小孩去找。一个小孩回家吃饭后,黄干强又摸出10元,把小宋骗走。当晚,黄干强在江南区平西村开房住了一个晚上,小宋闹着要回家,他就吓唬说:“你爸妈做了坏事,现在你家里有好多警察,你跟我们出去躲一下。”

次日,两人把小宋带到武鸣县开房住下,黄干强返回南宁,办手机卡、开银行户,7月22日开始向宋家索要赎金。接下来,黄干强跟阿二带着小宋不停地更换落脚点,试图拖时间,拖到拿到赎金为止。

目前,黄干强因涉嫌绑架已经被刑事拘留,警方正加紧追捕在逃的阿二。

## 一些教训值得吸取

小宋在被解救时,其精神状态正常。在被绑架期间,其实小宋也知道自己是被绑架了,但民警问他有没有想过逃跑,或者是找机会向他人求救时,小宋摇了摇头。小宋说,在被绑架的11天里,黄干强和阿二有空就带他出去玩,还买雪糕给他吃。一来二去,小宋反而跟阿二“打成一片”,两人不仅经常在房间里打闹,还一起看动画片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。

民警分析,小宋的表现可以说是冷静,在被绑架期间,他自身的行并没有激怒绑匪,因此绑匪没有伤害他。尽管结局是成功被解救,但还是有一些教训值得吸取。

民警还指出,黄干强用10元钱把小宋骗走,这种用好处引诱小孩子的作案手法其实很原始,要防范起来并非难事。父母在平时应该经常教育孩子,不要随便拿陌生人的东西,不要跟陌生人走,这是最基本的防范常识。

南宁市曾经有两名小男孩被绑到一个偏僻处,其中一名男孩机智挣脱绳索,找到机会跟伙伴一起跑了出来。民警指出,虽然小孩子各方面的能力不能与成年人相提并论,但如果能够机智地求救或自救,那么自身受侵害的几率可能会降低。

(文中人质及嫌疑人为化名)  
据《南宁晚报》